花草樹木的氣味記憶

中考後的那個暑假，我住在大伯家裡。大伯是研究中藥藥材的專家，路上隨手指的花草樹木他都叫得出名字。在大伯切菜的時候，我就在小區花園裡逛，看到什麼就朝陽台沿著的廚房裡忙碌的人揮手。更多的時候，大伯看不太清楚，就會問我它們的氣味。這一場遊戲混合著夏天明晃晃的光線、泥土乾燥枝椏清新的味道在我的腦海中烙印，難以忘懷。

先問就立在窗外的那株高大的樹木，和我印象裡所有樹一樣，樹葉在午後陽光下像耀眼的金屬，趁著微微泛藍的天空。還有蟬聲在枝裡搖搖應著。大伯頭也不抬便說："這是荷花木蘭。你沒見過它開花的樣子。"隔著老遠我彷彿看見大伯微微的笑容，”像樹上的荷花，有淡淡的香氣。"雖然那時候看不到花，竟也在大伯輕緩的話語中好像聞到了清香，淡淡的掺進了米飯煮熟時的熱烘烘的感覺，我至今也未見過荷花木蘭之花，想來應與大伯給我的印象如出一轍，安心睿智，香遠益清。

令我驚奇的是，大部分清雅爛漫的花草是沒有什麼氣味的，比如後來我問到的牽牛、三角梅和藍雪花，並沒有人家在精心培育它們，在小區馬路邊、牆角下也開得自在快樂，大伯讓我描述氣味時，我支吾著一個字也蹦不出來，只好實話實說，他哈哈大笑，摸摸我的頭說當花入藥，氣味就會更加明顯，就像菊花與菊花茶，用舌感受與用鼻子感受可能大不一樣。

後來再回想起這段時光，有花香的具體氣味早已模糊，沒氣味的依稀記得顏色，留在我腦中的是大伯做好飯菜之後菜香和大伯身上的油煙味，我想花草樹木之所以令人難忘，大概還是因花草有關的那位故人吧。氣味大抵也不只是花草上的，多與讓人相關。我已許久未見大伯，希望荷花木蘭開時我們能再見。